



六岁的孩子终于要上小学了。这些日子，我总在思量着该为他准备些什么。书包、文具、新衣，这些看得见的物件自然都置办齐全了，可总觉得还缺些什么。直到那天路过银行，看见玻璃窗上贴着的储蓄宣传画，忽然有了主意。

银行大厅的冷气开得很足。孩子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眼睛却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映出他小小的身影，像个摇晃的不倒翁。取号机吐出的纸条上印着“021”三个数字，他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仿佛这是什么稀罕物。

等待区的座椅是深蓝色的，孩子坐上去，双脚悬在空中轻轻晃动。他时不

时抬头望向电子屏，又低头数着自己号码与当前号码的差距。柜台上方悬挂的电子钟显示着精确到秒的时间，秒针每跳一下，他的脚尖就跟着轻轻点一下地面。

轮到我们时，柜台后的姑娘露出职业性的微笑。孩子被抱上高脚椅，下巴刚好够到柜台边缘。申请表格需要填写的项目很多，我俯身写字时，闻到孩子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气。

当柜员说要设置密码时，孩子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郑重其事地在键盘上按下一个数字，小脸绷得紧紧的，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柜员提醒他要记住这组数字，他用力点头，胸脯挺得老高，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

然而就在柜员需要再次验证密码时，孩子的表情突然凝固了。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落下。我看他的耳根渐渐泛红，鼻尖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柜员善解人意地说可以重置密码，孩子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肩膀明显放松下来。

第二次设置密码时，他明显谨慎了许多。输入前还特意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寻求某种保证。这次他选择的是他的幸运数字和学号的组合，输完后小声重复了好几遍，像是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严肃认真。

柜员将卡片递给他，他双手接过，像是捧着易碎的珍宝。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在卡片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带。他用手指

轻轻抚过卡面上凸起的数字，又翻过来看背面的签名栏，那里还空着，我告诉他等他长大后可以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

走出银行时，太阳已经西斜。孩子把卡片举过头顶对着阳光，连我们都觉得卡片边缘泛起一圈淡淡的光晕。他突然停下脚步，仰起小脸问我：“妈妈，密码是写在卡片上的吗？”我摇头，他立刻紧张起来，我看他嘴唇动着，应是赶紧又在默念密码，生怕再次忘记。路过一家冰淇淋店时，他盯着橱窗里的甜筒看了很久，最后却摇摇头说要把钱存起来。我知道这只是他一时的新鲜感，但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卡片放进裤子口袋，又用手按了按确认的样子，又觉得，这个夏日的下午，或许真的在他心里种下了什么。

## 寻常巷陌

### 沉默的抽屉

□马俊

伏在书桌上读书写作，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抽屉就像衣服上贴身的兜，方便又贴心，有一份专属的亲近感和私密性。多年里，我的抽屉必定有一个是带锁的，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几十年。抽屉终日沉默，不发一言却最懂我的心思。它对我来说，像闺蜜却比闺蜜更含蓄深沉、像爱侣却比爱侣更懂得进退和保持分寸感。

沉默的抽屉，从我上初中时就开始陪伴我。那时我家买了一套新家具，崭新的书桌我和哥哥各占一半，三个抽屉我占一个。我们在上面写作业，侵占彼此“地盘”是常有的事，不过我的抽屉哥哥却从来不敢动。后来哥哥住校，书桌就完全属于我了。母亲还给其中一个抽屉上了锁，钥匙在我手里，她从来不碰，为的是留给我属于自己的空间。

抽屉上的小锁很精致，开关的时候发出“咔哒”的响声，特别好听，就像一扇门的打开、闭合一样，打开来风景万千，关闭后神秘莫测。家人对我的尊重也表现在这把小锁上——你锁了，他们就懂了。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日记的。每晚临睡前，我打开抽屉，拿出日记本，在上面写下心事和秘密，然后再把本子放回去，锁好抽屉。我觉得抽屉也有了芳香之气，那是一种只有我才能嗅到的神秘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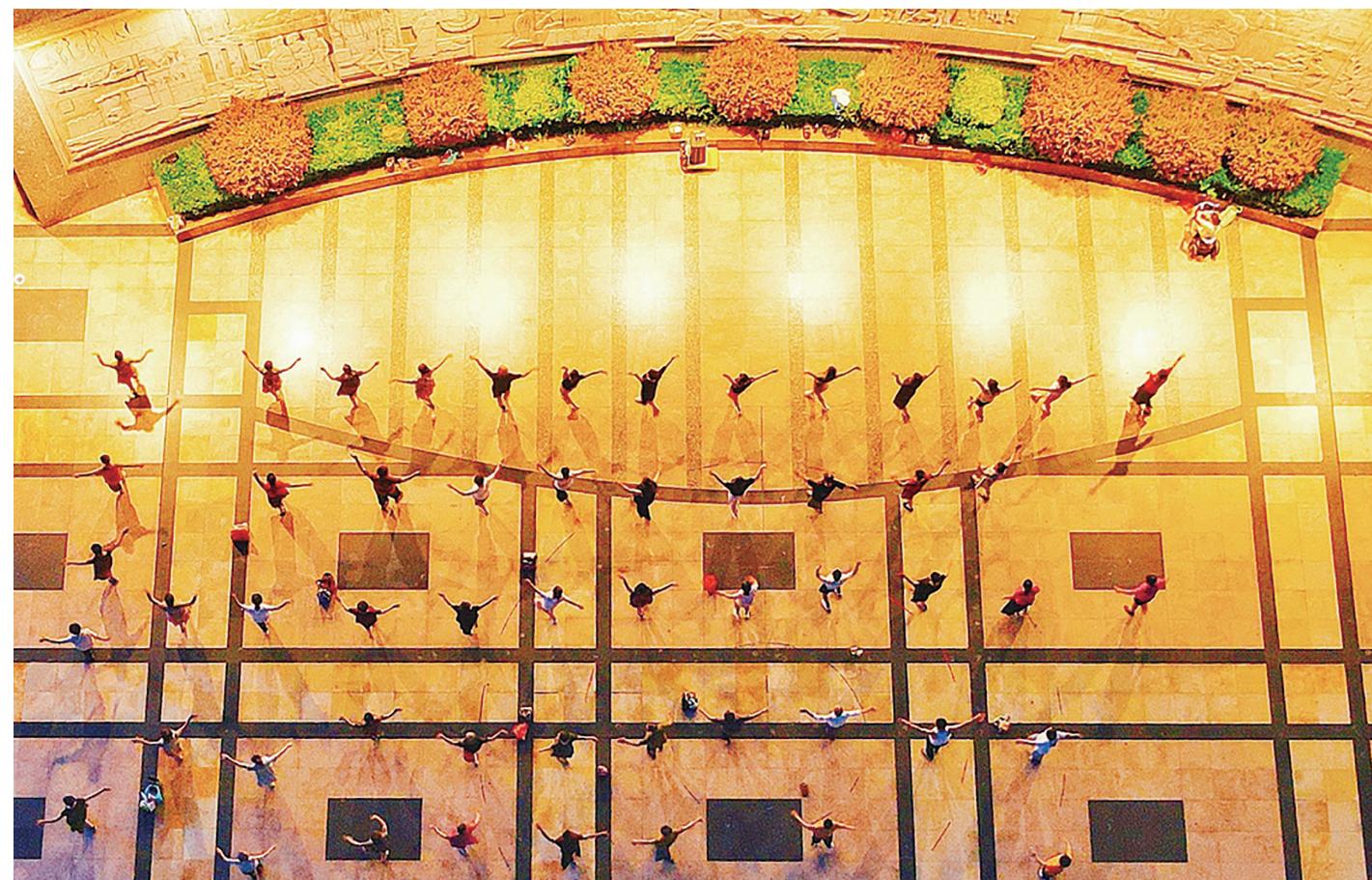
后来，我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到抽屉里。男生给我写的情书，朋友送我的小礼物、哥哥工作后给我买的小饰品、我在外读书时父亲和母亲写给我的信……很多东西没有什么物质价值，有些也谈不上秘密，可对我来说，那些东西是一份份情感或者心事的寄托。每当我坐在桌前，与带锁的抽屉零距离接触时，就觉得抽屉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懂我的存在，它是第二个我也毫不夸张。沉默的抽屉，有思想、有感情。它看似木讷，却最懂我千回百转的心思。它最安静，却陪我度过了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

记得有一年，抽屉上的锁坏掉了。不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偷偷把锁搭在抽屉上做个样子。但我抽屉里的东西一直丝毫无动。我感到特别欣慰，家人给的尊重和信赖，给了我最大的底气。人心底的力量就是这样产生的吗？后来我之所以有征战人生的勇气，就是源于家人给予的强大力量。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儿女。无论何处，我都给自己留一个沉默的抽屉。我把一些东西放入抽屉中，上了锁，任何人都不会动。多年里我与家人心照不宣，我们把亲密留给彼此，也给对方留一个抽屉的距离。这种亲密有间的关系，让我继续拥有自己的专属领地。人有了一个沉默的抽屉，才会有独立的精神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你才最放松、最真实，可以无拘无束面对自己、可以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可以面对自己的心灵暗影，当然也会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亲近，也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花园。那里碧草如茵、花芬芳，是属于一个人的秘境，旁人无权涉足。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亲近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儿女、朋友，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第二个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需要保持独立的空间，人得有所保留，对别人，对这个世界，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和保护。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

我想，多年以后，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的一切痕迹将慢慢灰飞烟灭。那时候，我那只沉默的抽屉，也将继续不发一言，保持缄默，直至了无痕迹。



夏夜广场舞

### 美味

□陆煜琴

竹蒸笼盖掀开的瞬间，白雾裹挟着清苦药香汹涌而出，刹那间，时光仿佛被这熟悉的味道揉碎，将我拽回老巷深处的盛夏清晨。母亲总说做这道香饼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土法子”，可这糅着草药苦涩的清甜，却成了缠绕我四十多年的味觉执念，像藤蔓般深深扎根在记忆的土壤里。

儿时的老院子，青砖灰瓦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天还未大亮，木梯就发出“吱呀”声响，母亲赤着脚踩在潮湿石板上，露水顺着裤脚攀爬，她却浑然不觉。

采摘回来的藿香叶，母亲要反复清洗三遍。她把叶片浸在木盆里，手指轻轻拨弄，看着油水变清，才捞出铺在泛黄的白棉布上沥干。菜刀落下，刀刃与案板碰撞出有节奏的“哒哒”声，叶片被切成细碎的丝状，混着断裂时迸发的清冽香气，在晨光里流淌开来。陶盆里倒入三碗糯米粉，堆成小山状，她挖两勺红糖埋进粉堆，又往掌心呵了口气，才把碎叶撒进去。“多放点红糖，娃儿就尝不出药苦味了。”她缓缓倒入温水，用筷子搅拌成絮状，那双布满薄茧的手开始翻动，粉末渐渐裹住叶片，宛如冬雪覆盖深绿的山峦。

揉面是个功夫活儿。母亲挽起袖口，露出被岁月晒成小麦色的手臂。她弓着背，手腕发力将面团反复按压、折叠，每一次翻转都要把面团摔打在陶盆里，“砰砰”的声响在厨房里回荡。额前的碎发随着动作轻轻摇晃，面团在她掌心逐渐变得柔韧，偶尔有沾到陶盆边缘的，她就用指节轻轻

刮下，连一星半点都舍不得浪费。她把面团分成均匀的小块，耐心地搓圆、压扁，再用拇指在面饼中心压出小窝，包入提前熬制的红糖桂花馅，最后捏紧收口，搓成圆润的饼坯。

竹蒸笼铺上新鲜荷叶，母亲小心翼翼地将饼坯摆入，每一个之间都留出一指宽的空隙。这样才不会黏在一起。”她小声喃喃着。文火舔舐着锅底，水烧开后，她搬来小板凳，一坐就是许久。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掀开蒸笼一角查看，蒸汽从缝隙里钻出来，在她脸上凝成细密的水珠，她却浑然不觉，只是专注地调整着火候。“可别蒸老了，娃儿就该嫌硬了。”约莫二十分钟后，当药香与荷香在厨房里肆意弥漫，她才笑着起身，眉眼弯弯地说一句“出锅喽”，那声音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物资匮乏的年月，藿香饼是难得的美味。

每次蒸笼打开，母亲总是把最大、最厚实的那块塞进我沾满面粉的小手里，自己却只留下指甲盖大的碎屑。看着我鼓着腮帮子大快朵颐，她满心都是欢喜，嘴上却说：“娘不爱甜。”多年后在厨房帮忙，我才发现，每当我转身，她就会将我掉在案板上的饼渣，一粒一粒捡起来，就着冷茶慢慢地嚼。

离家求学、工作后，每次电话里，母亲的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地期待：“想吃藿香饼吗？”我后来才想到她是满心盼着我能说想吃的，这样她就能立刻去厨房，将满心的牵挂都揉进饼里。但我只漫不经心地应着

### 人生伏笔

□天潼

奶奶出身于清末的大户人家，那时候奶奶基本上是文盲，她父亲思想开明，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孩子们读书。不仅儿子，女儿也要参加学习。奶奶说她从小贪玩不好学，经常逃课，她父亲也没逼她，说不喜欢读书就不读吧，于是奶奶基本算是文盲，为此后悔了大半生。

除了让女儿上学，奶奶的父亲另一方面也很开明。奶奶裹过小脚，嫌疼。她父亲便说不裹吧，反正世道马上要变了，于是奶奶后来在里弄成了异类，她是同龄女性里唯一的大脚。然而她父亲的开明有着历史局限性，婚姻方面依旧要包办。或许从小在宽松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奶奶很叛逆，婚后趁婆家不注意，一个人离家出走去了上海，从此再没有回家乡。

奶奶自由恋爱找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就是我父亲。那是1943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是一个家庭妇女，一度濒临绝境，好在那一双大脚使得她可以加入“跑单帮”的队伍，靠在城里、乡下之间来回倒卖日用品、农产品，赚得基本生活费。“跑单帮”两年后，奶奶嫁给了后来带大我们的爷爷，后半生生活幸福美满。

相比奶奶，母亲出身比较苦。外公是一个乡村穷书生，虽穷却风流，一生离过三次婚，共有13个子女。之所以穷还能找几个老婆，或许因为那年月有点文化在乡下极为稀缺。另外他一度在乡公所谋到个管治安的工作，好歹还算个小吏。在母亲描述中，外公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但对

“下次吧”，她虽然嘴上说着“好”，心里却满是失落，又默默期待着下一次。直到那个在医院昏沉的午后，消毒水的气味里，一缕熟悉的药香突然刺破混沌。我睁开眼，看见母亲蜷缩在陪护椅上，银发凌乱地贴着苍白的脸，保温桶里的藿香饼还冒着热气。“医生说你脾胃虚，我连夜做的。”她嗓音沙哑，虎口处贴着创可贴。其实那晚，她揉面时擀面杖压破了手，钻心的疼却抵不过担忧我的心，她肯定只想着得快点做好，娃儿吃了说不定就能好起来。那天吃的时候，嘴里还有医院的消毒水味，但那饼是我此生尝过最温暖的良药。

去年为母亲办七十八岁寿宴，厨房里又飘起那熟悉的香气。女儿踮着脚学外婆揉面，母亲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地覆在孩子稚嫩的手背上：“力道要匀，就像哄小娃娃睡觉。”她指着叶片上细密的锯齿，眼睛里闪着光：“看，深绿色的才够劲儿。”阳光穿过窗棂，在她们发间洒下细碎的金斑，女儿咬下第一口饼时，母亲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漾开了。

如今我也年近半百，前日整理旧物，翻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扎着乌黑麻花辫的少女，眼神清亮如水。这样明媚的姑娘，还是一样将大半辈子都揉进了灶台的烟火里，化作了藿香饼里绵长的爱。窗外老槐树又开满白花，花瓣簌簌落在窗台，我咬下一口新蒸的饼，温热的馅料熨帖着心口。无论我走得多远，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一抹熟悉的味道，永远是心灵的归途，是母亲用一生为我筑起的温暖港湾，也是我想守护一生的珍贵记忆。

奶奶自由恋爱找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就是我父亲。那是1943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是一个家庭妇女，一度濒临绝境，好在那一双大脚使得她可以加入“跑单帮”的队伍，靠在城里、乡下之间来回倒卖日用品、农产品，赚得基本生活费。“跑单帮”两年后，奶奶嫁给了后来带大我们的爷爷，后半生生活幸福美满。

相比奶奶，母亲出身比较苦。外公是一个乡村穷书生，虽穷却风流，一生离过三次婚，共有13个子女。之所以穷还能找几个老婆，或许因为那年月有点文化在乡下极为稀缺。另外他一度在乡公所谋到个管治安的工作，好歹还算个小吏。在母亲描述中，外公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但对

奶奶的允许她不裹脚，只是心疼自家女儿，他断然不会想到此举让女儿、外孙日后有了求生的机会；外公让女儿读书，只是出于一个书生对文化的热爱，却没想到此举多年后救了自己的命。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会收获改变命运的结局。



### 了不起的女性

□顾维忠

奶奶目送丈夫奔向抗日烽火的背影，没有掉一滴泪，只在心里默念“家里有我，你放心打日本人”。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她对围着她哭的孩子们说：“爹爹是抗日英雄，咱们不能垮。”那些艰苦的岁月，她一步一步丈量着生活的路，用一副柔弱的肩膀，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

奶奶叫包雪兰，1911年7月出生在小海新镇村，1932年与小海庙桥村大圩镇的爷爷顾兆贞（也写作顾绍曾）结婚，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1933年6月我母亲出生，之后他们又陆续生了四个女儿。1939年奶奶支持爷爷参加抗日游击队，她则在家一人带着5个未成年孩子苦苦坚持。奶奶还动员支持自己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奶奶虽然没有自己上战场，却可以说是支持打击日寇的巾帼英雄。

爷爷生于1910年5月，1939年参加了梁灵光（曾任苏北抗日游击队政治处主任、支队长，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如皋县长，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县警卫团团长、苏中区第4专署专员。）领导的苏北抗日游击队，1942年新四军东进南通地区，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爷爷先后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田赋股股长，通海区粮食办事处赋粮科科长，负责为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抗日民主政府筹集粮食，同日寇展开斗争。1943年爷爷在海门坝头镇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日寇逮捕，遭受酷刑仍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秘密，1943年5月9日在海门土山（今海门狮子山）与一批抗日勇士被活埋，年仅33岁。当月的一个夜里，奶奶约了同村闺蜜顾秀英，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到土山刑场，将爷爷的遗体从泥土中挖出，再用独轮小木车推到了庙桥村塘坊安葬。两位柔弱的女子在血雨腥风中干了件惊世之举。

爷爷牺牲后，日本鬼子到小海大圩镇扫荡，奶奶被迫带着5个幼小的女儿，隐姓埋名逃难，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苦难日子。小姨在日寇的追杀途中夭折，三姨、四姨得了终身未能治愈的哮喘病，无法正常生活。

抗战胜利后，奶奶带着4个女儿回到小海大圩镇老家，虽然生活艰难，她坚持将4个孩子送到庙桥小学读书。1951年8月，大女儿（我母亲）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1月二姨也参加革命工作，三姨四姨因抗战逃难落下残疾，只能在家养病。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多年里，清明期间她要给十多个中小学校来给爷爷扫墓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烈士同日寇作斗争的事迹，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我哥哥回忆奶奶时说：奶奶真伟大，是个了不起的女性。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在先锋公社任党委秘书，被当地造反派诬陷为“走资本主义”、“保皇派”，天天给他挂牌子、涂黑手街，还关在牛棚里长达一年多。奶奶知道后，背着爷爷的遗像，经常去南通县委上访反映情况，1969年组织终于给父亲平反，恢复正常工作。三姨的女儿回忆说：奶奶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对革命子女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她记得一天夜里，母亲突然老病复发奄奄一息，已70岁高龄的奶奶借了生产队的木板车，祖孙二人将病人深夜急送到8里外的张芝山医院抢救。奶奶一边照顾病人，一边鼓励孩子要坚强。

新中国成立后，奶奶也享受到党和政府对烈士遗属的褒奖和关怀。奶奶1996年4月因病去世。她是平凡的人，但她爱国爱家、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下图：爷爷的纪念材料。



上图左起：奶奶遗照，爷爷的烈士证明书。

### 南瓜藤上的大暑

□聂唯

大暑的威势，最先在南瓜藤上显形。父亲的身影，总在日头偏西时才出现在瓜棚边。他佝偻着腰，用一把豁了口的旧葫芦瓢，舀起木桶里的塘水，小心翼翼地浇在南瓜藤的根部。水流渗入滚烫的泥土，腾起一股微弱的白汽，瞬间又被热浪吞噬。他的脊背汗湿了一大片，深蓝的旧布衫紧贴着嶙峋的骨头。人与藤，在蒸腾的热气里，一同沉默地承受着大暑的熬煎，又一同在煎熬中孕育着一点微茫的指望。

当白昼的酷热稍稍退却，夜色如同温凉的潮水涌上来时，南瓜藤才真正活了过来。白日里蜷缩的叶片，在夜露的浸润下，悄然无声地重新舒展开来，贪婪地汲取着空气中微弱的水汽。白日里匍匐的藤蔓，在黑暗中仿佛获得了隐秘的力量，那嫩绿的尖端，以一种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却又无比坚定的速度，在夜色里悄悄向前伸探、缠绕。如果你屏息静听，甚至能捕捉到一种细微的、几乎无法分辨的声响——那是藤蔓在生长，是纤维在撕裂、在延展，是生命在黑暗里奋力拔节的低语。这声音微弱却执拗，在无边的夏夜里，盖过了此起彼伏的虫鸣。

小南瓜就在这无声的暗夜里，吮吸着藤蔓输送的养分，悄悄地膨胀着。它青涩的表皮上，细密绒毛在夜气中变得湿润。白日里被晒得发白的条纹，在月光下显出一种柔韧的青色。它紧贴着大地，像一个在热浪中蜷缩的婴孩，在黑暗的庇护下，悄然积累着甜与实的重量。藤蔓承载着它，如同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大暑，就这样在南瓜藤上留下了它深刻的烙印。那些蜷曲的叶片是它烧灼的印记，那决绝的黄花是它催发的呐喊，那夜半拔节的低语是它逼迫下的韧性，而那日渐消沉的瓜实，则是它熬炼出的结晶。藤蔓在酷暑中伸展、蜷缩、挣扎、生长，最终将灼热的阳光、滚烫的泥土、连同农人的汗水，一起熬煮，酿成了秋日里沉甸甸的甘甜。